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創意無極限

以前由香港電視台出品的節目，常常都讓東南亞及內地電視界參考及借鏡，成為亞洲國家中數一數二的指標。我不禁感慨，到底是人家跑得比較快，後來居上；還是我們故步自封，不進則退？

回想《歡樂今宵》當年作為業界中的得意之作，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已經有外景拍攝，衝出香港移師到廣州製作直播綜藝節目「歡樂今宵羊城賀新歲」。當時廣東電視台派了一團隊來學習香港如何製作綜藝節目，他們總是覺得香港製作認真、具創意、能與很多外國節目接軌，他們認為只要來觀望就已經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技巧。曾經有老闆跟我講：「以前是中央台跟我們學習，現在他們已經超越我們很多倍，你們好好地檢討下啦！」我頓時語塞，因為即使我在業界打滾多年，我也想不出所以然，但無可否認他們真的超越了我們很遠了，到底是人才？資源？機會？還是創意呢？

想我第一次負責製作大型戶外綜藝節目是1988年，那時我剛從韓國漢城（現稱首爾）奧運會回來，便馬上於元朗大球場負責「88區局節開幕禮」。這個活動是「食」着88奧運會的氣勢，以一個小型奧運會開幕禮方式進行，過程包括有各區運動員進場、千人操、花式單車表演、啦啦隊表演、三千學生砌圖案、武術表演、大型文藝舞蹈、歌星演唱等。其實每一次大型活動內容大致上也離不開這幾種，但內容就可以因着製作者的創意作出變化，帶出很多演繹方法，如因應活動主題，創造各項相關表演等。大家也有觀賞過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禮，內容就是以中國儒家思想文化作主題，加上中國四大發明為骨幹，最後融會結合「世界大同」的概念。當然區局節開幕禮跟奧運開幕禮內容相距太遠，規模及資源太少難以比較，不過其精神就萬變不離其宗——以手上僅有的資源，做出令自己和觀眾都感到精彩的表演：例如區局節的千人操，2008年北京奧運人數可能只是多1-2倍，撇除高科技的演繹，都是在於如何統籌一群人去做一個精彩的表演，這就是製作者於活動前要思考的最中心問題，畢竟電視節目終究是創意產業。

我很喜歡參與奧運節目製作工作，因為我可以在每一屆中觀摩學習奧運開幕典禮的製作流程，從中了解他們如何去思維、定主題、去組織、去創意，當中所涉及的，除了製作團隊的用心外，還有背後深遠而強大的文化影響，實在十分有趣。雖然沒有真真正正參與奧運開幕典禮製作，但從奧運大會製作人員提供資料中了解，把得到的製作知識放回香港一些大型活動節目中實踐，也是獲益匪淺。

在全球都在進步下，如果仍抱着「吃老本」的心態是很危險的，因會太過沉醉在過往的輝煌日子，缺少了進步的空間；當有一日回過神來，就發現再沒有人在後面追趕自己了。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多產之父

有個遠親初為人父，日夜手抱嬰兒呵護不已，大家笑他「奶爸」，他以之為榮之餘半帶感慨說：「孩子總要愛，不像我爸，生下十一個兒女，我媽說他就從未有個兒女給他抱過！」這話聽了，大家驚奇到不可思議，照理男人不愛孩子，怎會生那麼多兒女！

遠親的家庭故事，間接知道多少，那十一子之父生於富貴之家，身為獨子，少不免自幼寵慣，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在這樣的家庭環境成長，事事以自己為中心就不在話下。婚後第一個孩子剛剛出生，外頭另一個女人又已經為他懷孕了，所以有個笑話，給他冷落的一個女人，她剛成長的女兒在路上與他相遇，叫他一聲爸爸，他居然客氣問她：「你是哪一位？」還是挺有家庭教養講禮貌的老頭呢！

遠親說他老爸十一個兒女，沒一個跟他有感情，可見感情還是後天培育出來，他受過有父等同無父之苦，所以才特別重視親子之情。

現代人較多明白這道理，在家時間不多的雙職夫婦，擔心兒女太多照顧不來，為了使後一代有更豐裕的生活環境和更好培育親子的感情，大多都堅守「一個嬌」止於「兩個妙」的家庭計劃。

生十一個，真是非視養兒育女為「專業」不可。尤其是身為人父的，先問問自己在時間上，可不可以令這十一個兒女感受到同一父愛才好。

大財主商務繁忙，大才子著作「多產」，哪有多少親子時間？兒女眾多大財主的父子感情新聞看多了，現代大才子似乎比較聰明，文字多產便節制生育，最可憐還是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比山額夫人早生五十一年，埋頭著作數千萬字之餘，老婆為他產下那十三個兒女，就不知可曾抱過幾個；相信對兒女的疏忽，比上述那個老遠親好不了多少，不然也不會在平安夜兒女歡度聖誕時，受不住家庭煩惱出走而感染肺炎結束一生。

●文字和孩子同樣多產的托爾斯泰。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被忽略的高田賢三

過去一年，可謂不堪回首，一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將所有人打個措手不及，也奪去了很多人的性命，包括名人貴胄。以往，名人逝世，往往會有較大篇幅的報道，也引人關注。但這一年，突變的事太多，猝逝的人也多，無形的病毒偷走了名人的「光芒」。

像去年十月因感染新冠病毒逝世的旅法日裔時裝大師高田賢三（Takada Kenzo）就是一例，媒體雖有報道，卻不顯著。而他畢竟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享譽國際的大師。

雖然高田賢三早在60歲時從自己創立的同名品牌Kenzo退休，也享壽81歲，但他之後以裝飾設計師身份再度活躍，去年1月才跟團隊共同宣布推出新的高端生活用品品牌K3，當時他還笑逐顏開地跟媒體表示：「雖然年近81歲，但我仍然工作。」更坦承自己也感到驚訝，不但精力充沛，更野心勃勃。卻想不到病毒奪走了他最後的心願。

一般人提到跟巴黎關係密切的日本時裝設計師及其國際影響力，往往注重有「東瀛三俠」之稱的三宅一生、川久保玲、山本耀司，無疑，3位的確不可忽視，他們在八十年代，憑藉日本的經濟實力和國際聲望，以造型獨特的時裝在巴黎天橋掀起一股東洋風，征服了驕傲的歐洲人。不過，對法國人來說，高田賢三才是他們的「最愛」，他也被媒體形容為「最巴黎化的日本人」。

跟前述3位是在日本打好時裝根基和知名度後再拓展歐洲市場不同，高田賢三雖然早年在日本學習時裝設計（畢業於文化服裝學院），卻在畢業不久後即移居巴黎。1964年，東京舉辦奧運會而需拆掉一些建築物，他獲得35萬日圓的賠償金。就憑這筆錢，他登上了前往法國馬賽港的輪船，展開了他的西方尋夢之旅。

除了隨身帶去的一堆草圖和青春外，他身無分文，語言不通，不得不放下身段，從低做起，體驗過住在只比廁所大一點點的「劏房」，為了生計，他甚至曾為富人家的狗隻剪毛。唯一支撐他走下去的是，堅信自己的設計草圖會獲青睞，皇天不負有心人，終獲《ELLE》雜誌刊登和推介，售出十多幅作品，邁出成功第一步。

跟川久保玲、山本耀司強調的黑色不同，高田賢三熱愛色彩，尤其喜歡花卉，其作品也以大膽配色和圖案豐富著稱，予人喜悅感。連他位於巴黎市中心的Dream House也種滿各國花草，故有「色彩魔術師」之美譽。

方寸不亂

方芳

美麗有罪

最近熱爆的金句，莫過於「美麗的風景線」，這是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名言。2019年在香港發生「暴亂事件」的時候，佩洛西曾公開讚賞香港的示威演變暴亂，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諷刺的是，這道「美麗的風景線」，竟在美國國會翻版上演，佩洛西卻驚慌失措譴責暴亂，又要彈劾總統，亂作一團，果真是「美麗有罪」啊！她忘了自己的國家也擁有最強的「美麗基因」，「美麗」而不自知，也是可悲的。

究竟美國的「美麗風景線」還有幾「美麗」？現在還是未知之數，恐怕是，沒有「最美麗」，只有「更美麗」。

美國自詡其民主制度最優越，從爆疫人數「美國優先」，到「黑人的命也是命」之亂，再到國會山莊暴動，奧斯卡金像導演和編劇，恐怕也拍不出這樣一部峰迴路轉的戲。

廿年前有部奧斯卡金像電影《美麗有罪》，一部黑色、精警、寫實喜劇，對美國的家庭問題作了詮釋和反省。描寫一對表面看似完美的夫妻，但其不穩定的婚姻，颳起了極速風暴。故事講述一個小康之家，外表上一家三口都十分豐足，實質上卻是千瘡百孔。男士有中年危機，妻子是時代女性，又要承擔家庭壓力，他們的女兒也有精神病態，至於家庭周邊人物，全都是一個又一個的「壓力煲」。後來男主角的「真我」性格一出，導致身邊人受到創傷，搞得滿城風雨。美麗的「真」，沒有把愛和誠先行，卻反成了「有罪」。

今天，激進派為了釋出自己的「真」，就無視旁人的感受和需要；為追求自己的理想，就可以「違法達義」，把自己所謂的「真理」美麗化、合理化、悲情化，這些「真」是有罪的。

書聲蘭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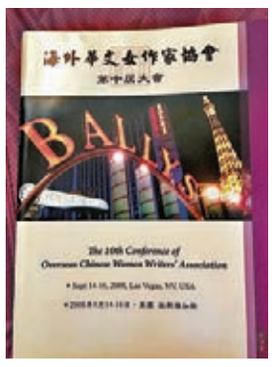
廖書蘭

我的美國印象

2020年7月被美國政府列為制裁名單之一的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曾表示她不怕美國對她的制裁，在美國沒有資產，也不嚮往去。我看了這一則新聞，拍手叫好！因為我大概也是如此。

大部分的台灣人都嚮往去美國；大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朋友之間閒談問到：「你什麼時候出國？」所謂「出國」指的就是美國，好像離開台灣就是到美國，除了到美國，沒有其他的國家可去。

我的求學軌跡也跟一般的台灣年輕人一樣，大學畢業考托福，準備到美國繼續深造。據說美國有幾個地方被稱小台灣，去了也不怕寂寞。當我通過了托福那一關，把前往美國的飛機票也買了，那一年的夏天，我決定飛往英國。一直到2008年，才是我第一次踏足美國的國土，而這一次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到過美國，為的是參加OCWWA「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第十屆雙年會；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海外華文女作家」年會，我根本不會去美國。雖然我不太喜歡美國這個國家，但十分喜歡美國的Hollywood（荷里活）電影。



●2008年筆者到美國參加「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第十屆雙年會。 作者供圖

Paramount（派拉蒙）的雪山標誌、Metro Goldwyn Mayer（米高梅）的獅子標誌，讓我十分着迷！自小就是一名戲癡；只要一入了戲院，看見那一頭咆哮的獅子伸出頭大吼一聲，我就會安靜地坐在椅子上，等着好戲上演。

一部一部的經典，至今仍然印象深刻，特別懷念有關美國西部開拓史的電影，例如Marilyn Monroe（瑪麗蓮夢露）主演的《River of No Return》（大江東去），主題曲的歌聲動人心扉，餘音繞樑至今、由Elizabeth Taylor（伊莉莎伯泰萊）、Rock Hudson（洛赫遜）和James Dean（占士甸）主演的《Giant》（巨人）……電影反映當時美國人西進的淘金夢，那些礦工，沒有受過什麼高等教育，他們不怕環境惡劣生活艱難，堅定地向西部、中部進發，開採金礦、開採石油，為了愛情、為了致富、為了明天的希望，而最讓我泣不成聲的《Splendor in the Grass》（天涯何處無芳草）由Natalie Wood（娜妲麗華）及Warren Beatty（華倫比堤）主演；劇情可以看出，當時的美國民風保守，女孩子出街赴男孩子的約會，母親的管束很嚴，再三叮嚀女孩子的貞操重於一切，結局是道德與禮教阻止了這一對高中學生的愛情。悲劇令人蕩氣迴腸，感人的程度不亞於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愛情。

是的，這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今天的美國呢？

百家廊

扶雲

大椿樹情結

小時候，在我家屋北豬圈的後身，總能看到一棵挺拔的臭椿樹，像巍巍高峰挺立在藍天白雲之中。這棵椿樹格外顯眼，每次抬頭望去都有一種神聖的膜拜感，沉靜而深邃，遼闊而壯觀。那高高在上的枝葉，帶給人一種澄澈、悠遠的情思。大椿樹，一直固守着家園。

初夏時節，大椿樹開花了，濃密的椿樹葉間，會冒出很多花的莖桿，每個莖桿上都綴滿了細碎的鵝黃花蕾，聚在枝葉之間，煞是熱鬧。開始時，是黃綠色的小花，撲啦啦地綻放，然後略帶一些紅色，每朵花兒有五片花瓣和花萼，一層層托在枝上。臭椿樹花的味道，並不十分好聞，有一種進冬季地瓜窖的感覺，有點兒熟過了走味的悶騷，還有點兒熱烘烘的暖香。

在記憶深處，特殊的臭椿花氣味，會招來一種帶翅膀、身上綴着紅色斑點昆蟲——「花大姐」。「花大姐」有三四厘米長，長着翅膀卻並不善飛，是我小時候極其喜歡的玩物。夏季天氣炎熱，捉幾隻「花大姐」在椿樹下逗着玩，極有趣味。秋天，串串莢片懸掛於椿樹枝頭，此時的椿樹顯得那般豐滿、穩重。椿樹有健康、生發、長壽的寓意，所以很多農家愛用椿樹做「椿床」，喻為男女新婚後春意盎然。因而，大多農村院落裏都栽有椿樹——為的是日後給孩子做椿床。

幼時，我站在大椿樹下，仰頭根本看不到樹頂，微風吹來，那些散開的椿葉嘩嘩作響。上面有多個老鸛窩，傍晚群鳥歸來，叫聲稠密而響亮。臭椿樹姿端莊，生長迅速，幾年之內就達到了10米以上的高度。通天的樹幹堪稱上好木材，父親說臭椿木紋優美、富有光澤；臭椿本叫樗，莊子說它曾是百木之王，能驅邪鎮鬼，還稱之為「八千歲」。鄉下修房子，有一根椿樹做樑，是最為愜意的事了。

後來，我離開了家鄉，什麼時候一想到家園的臭椿樹，就彷彿置身於葳蕤的綠和濕潤潤的故鄉，想到那一莊子的人，想到老家那個院子，想到那一家子人。大椿樹活在我的心間，故鄉就矗在那裏。記得，我曾多次靜靜地望着它，它好高啊！灰白色的軀幹，很高處才有枝杈出現，前後左右非常勻稱；枝杈一直往上挺進，像坐上了火箭。毛茸茸的葉子，掛在枝丫上；那飄動的葉子，像是爺爺抓在手中的蒲扇，地上稀稀落落撒下明明暗暗的太陽光斑。

斜陽歸山，椿樹上滿月悄然。大椿樹彷彿通靈一般，挺秀、奇崛。這棵椿樹，暗暗契合着我心性疏慵、情懷澹泊的情懷。有一天早晨起來，小小的我，打開了院北門，看着大椿樹，想起昨晚讀的《逍遙遊》，不由會意頷首。我的心裏裝着它，不時多瞅上幾眼大椿樹，甚至不大敢正眼看，可又總忍不住朝它張望，目光打到它身上，又被燙着似地溜回來。我覺得它什麼都懂，又感覺它什麼也不懂。

臭椿與香椿雖不為同科，但兩者形態十分相像，所不同的是臭椿為奇數羽狀複葉、樹幹表面光滑、葉有臭味、果實為翅果，翅果在中藥裏名叫「鳳眼草」；香椿，一般為偶數羽狀複葉、樹幹呈條塊狀剝落、葉有香味、果實為蒴果。香椿葉是可以食用的，椿葉以紫紅者為最佳，淡紅者次之，翠綠者為下；但香椿葉為發物，食之過多易誘使痼疾復發，故慢性疾病患者應少食或不食。

當一個人把小小椿樹的葉片從樹上摘下，數一數維管束的個頭，香椿是5個，臭椿是9個，這是非常準的。在香椿與臭椿的分類上，臭椿被不少人妖魔化了，充其量臭椿葉的臭，是香得不一樣、香得有特色而已，只不過是非常規的香，甚或有些「臭」的氣息罷了。但是，絕非臭不可聞。臭椿葉雖臭，樹幹卻生得堅實光滑，而被人熱捧的香椿卻皮膚乾裂，是那種讓人心疼的條裂狀。造物主真的很公平，這裏還有個傳說故事呢。

很久很久以前，一年早春，有一家帝王着便服出行，到某農家散心。農婦沒有像樣的食物招待帝王，着急中斗膽做了一盤「香椿炒雞蛋」。沒想到，帝王吃後，連連叫好，還親自到屋後給香椿授匾，結果帝王以貌取樹，認錯了樹種，把匾額掛在了高挺筆直的臭椿身上。農婦明知錯了，也不敢指出來。臭椿高興極了，而旁邊的香椿為此憤憤不平，氣得葉子變紫了，連樹皮都開裂了。怎麼樣，這結局有點兒意外吧。就因臭椿耐受性強，在瘠薄的土壤照樣生存，而香椿樹相對比較挑地兒，生長又慢，於是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樹的命運。臭椿樹葉雖不好聞，畢竟生在雲端之上，但它的身姿那般偉岸、孤絕、明艷。陽光照在樹冠上，什麼都像貼了金似的，從小被我們崇拜。在農家人潛意識裏，臭椿樹神通無比，甚至可臥虎藏龍。我在13歲那年，個頭猛躥；而小我4歲的弟弟身材怎麼也不顯長，愈着急愈不長。猶記得過年前一天，艷陽高照，西北風勁吹，天氣酷冷……

大年三十，我聽到母親對弟弟說：「人家都熬年兒，你要早睡，等到大年初一天還沒亮，就快點兒起來，到咱家後院那棵大椿樹下繞着轉上三圈兒，邊轉邊念叨『椿樹椿樹你姓王，你發粗來我長長』。」沒想到，轉天早上，鄰居同學看到弟弟繞椿樹轉圈兒的情景，就起哄地喊道：「椿樹婆婆，椿樹婆婆，低手摩挲摩挲你的頭，讓你活得牢；椿樹公公，椿樹公公，揚手提溜提溜你的腰，喊你快長高。」

母親聽到了鄰居同學的順口溜，不但不生氣，而且顯得十分高興。弟弟不好意思地問：「隔壁家的哥哥這麼喊，我都要羞死了，您怎麼還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呢？」母親抿着嘴，掩着口，笑着說：「他呀，就是繞咱家椿樹轉圈兒長起來的。那喊聲，是為你祝福呢！我剛才還繞着椿樹轉圈兒，默念了三遍『椿樹爹，椿樹娘，你變粗來我兒長。長、長、長』呢。」

後來，我到外地上學住了三年校，中間回家聽姐姐說，母親好幾次悄不聲兒地替弟弟繞大椿樹轉圈兒。她眼望着粗壯的大椿樹，口中念念有詞，就是一隻花炮從椿樹的枝丫穿過，都沒打攪她。弟弟個頭發育得晚，待到長高時，已是上初三年級了。他上高中離家時，聽姐姐說了母親為他長高對椿樹許願的故事，不由得眼圈發紅、眼睛濕潤。大椿樹好高好高啊，頂梢兒融在散發着幽微氣息的無盡心願中，顯得那麼深遠……

琴台客聚

伍呆呆

喜樂唯有酒與茶

今年大抵是粵地有史以來最寒冷的冬天。清早還未起床，看到朋友圈裏發的深圳的植物上的一層白霜和水面的一層薄冰，不自覺地就打起了寒顫。

對於愛好單調的本呆來說，抵抗寒冷的方法除了賴在被窩裏看書，便是燒起炭爐喝茶了。兩相比較，後者才是本呆的首選。於是，連續低溫的日子裏，後院總是飄盪着木炭味兒，茶香味兒，以及隨着炭火到處飛揚的灰塵。

我愛喝的茶亦很單調，除了紅茶，便是普洱茶，後者是我更喜歡的，亦是出行必會隨身攜帶的。去年因為疫情的緣故被困在澳洲大半年，雖不時有美味的葡萄酒過過酒癮，但是因為去的時候僅帶了少量的茶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已喝完。沒有書讀的日子可以在網上看電子書打發時光，沒有茶喝，網上卻沒有電子茶可以解饞。後來回了國，住到隔離酒店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讓朋友寄去一大盒茶葉。待到從酒店隔離完，早已有等待多時的茶友們呼喚去歎我心心念念已久的好茶。

因為喜歡喝茶，多年來陸陸續續地交了不少的茶友，與一些茶友一面喝着茶，一面成了知心的朋友，而有的茶友，喝着喝着就茶涼人走了。原因很簡單，我喜歡喝茶，但是對茶的要求卻不高，只要是口感過得去就行。而有些茶友，在喝茶的同時，茶葉的年份和價格被他們時時掛在嘴邊，能喝得昂貴的好茶似乎成了一種身份的象徵。種花亦如此，我種的多是稀疏平常的好養護的花兒，因為喜歡，只要是自己覺得好看，便通通花心思去種植，對花兒的品種沒有特別的追求。有一些花友卻是不同，他們會特別喜歡去種植一些名貴、稀有的品種，或是流行的「網紅款」，在花友群中晒出來，自有一種別樣的優越感。於是和那些茶友一樣，道不同，便漸行漸遠。

從前讀金庸的小說，我最喜歡的人物是《射鵰英雄傳》裏的洪七公。洪七公是一個豁達的英雄人物，同時也是一個非常「奄尖」的美食家，對食物的要求非常高，就連遇到自己暗地裏早就心儀的徒弟，也要做作一番，盡享美食之後才答應收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奄尖」的美食家，卻在很多時候也能放下身段，粗茶淡飯亦是吃得津津有味，用如今的話來說，所有的「吃」都「不在於吃什麼，而是在於在哪兒吃，和什麼人一起吃」。在金庸筆下，洪七公不單是一個武功蓋世的幫主，更是一個活得十分通透的智者。

我家的一位長輩極嗜酒，因此親戚朋友逢年過節便會送他許多名貴的酒類，過於名貴的他會退還給別人，偶爾也會礙於情面留下一些，然而留下的酒多數都是被他順手放到家中的各個角落，有時候轉手就又送給他人。他所鍾愛的每日必喝的，還是最普通的二鍋頭。用那位長輩的話說，他喝的是真實和平淡。

在這個災難不斷，喧囂浮華的世界裏，我們最缺乏的大抵就是真實和平淡了。